

板本學

談晚清新式鉛字與石印書籍下的雕版印刷類型

郭明芳*

題目中所稱「新式鉛字」乃指清末經由西方傳入的鉛鑄字技術所製作的鉛活字。鉛鑄活字與傳統木刻活字不同，其成本相對低於木活字。蓋木活字為一字一字皆手工雕刻，鉛鑄活字只需治好字模，即可大量複製。這對於大量印書來說，可說降低成本，增加獲利。

至於石印術，亦西洋所傳入，其時間稍早於鉛鑄字。此時石印術也多用於印製基督教傳教小冊，至清末，石印技術方大量運用於印書。民國廿四（1935）年掃葉山房印行的《書目答問》末附該肆〈發行石印精本書籍目錄序〉，可以大略說明石印術在中土發展情形，云：

自泰西攝影術入中國，而印書開一新紀元。維時風氣初開，疑信參半信者，喜其成書之速，且精美異常也；疑者慮其不傳久，紙墨或易渝也。故四、五十年前出版之書，大都密行細字，便場屋舟車之用，善本精印十不得其一二焉。其時官私刊本流布頗廣，石印書亦實不能於其中分一席。此所謂萌芽時代也。科舉既廢，新政聿興，革裝書籍，挾新思潮以輸入，活版印刷盛極一時，故籍陳編，束諸高閣，而石印書亦受影響，此其中衰時代也。雖然吾華立國五千年，其文明蘊蓄者深且久，縱或一時停頓，絕無終廢之理。古學復興，今其時矣。第以政體屢更，海內雲擾，版本摧毀，手民流散，而一二石印精本始見重於當世之士夫。夫紙墨煥然，歷歲如新，乃信成之速而傳之久者，石印兼擅其勝，此殆將為代興之時代歟。本號設肆垂三百年，素以保存國粹，振興文學為幟志，雕本流傳，繆為士林所稱許。曩因鋟版不便，易以精本石印行世。歷年以來，出版不下數百種，尤注重周秦諸子之學術，及漢唐以來之文辭，雖不敢謂開風氣之先，差幸無失，其初志焉。爰於所編書目，述其數十年之經歷如此。戊午春掃葉山房主人識。

石印優點在於成書之速，且文字精美，纖毫不爽，尤其是用於古書影印方面。而以雕版印刷著稱的掃葉山房亦開始發展石印，逐步取代傳統雕版印刷。其後上海地區亦逐漸普及。而其缺點在於油墨印製，不能久傳。

*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

雖說如此，若站在其優點看，因石印有快速且低成本優點，加上大量印製書籍，流通可以更廣。因此，獲得不少人青睞。晚清學者俞樾即其中之一。俞樾《春在堂全書雜文六編八》收有所撰〈石印春在堂全書自序〉一篇，極力誇讚石印術印書，其云：

余自河南罷歸，即專事著述，不知而作，已四百餘卷矣。世間老師宿儒白首著書，身後徒飽鼠蠹者，何可勝數。而余每著一書，書成之後，即付剞劂，刻成之後，即行於人間，傍及海外，殆亦所謂適有天幸者乎。然卷褻煩重，舟車攜挈亦頗不易。繆小珊太史言，蜀上欲購余書，必求之販買南貨之客，而一客所齎，不過四五部，聞之稍後，往則無矣。雲南去中原絕遠，得之尤艱。馬星五觀察，攜一部去，借鈔者踵於門。余因以一部寄譚敘初中丞，書來，屬再寄一部，然無便人，因循未果也。汴梁與江浙相距非遠，然輪船不通，故得之亦不易。年家子暴方子言，其鄉知有余書者十之八九，得見余書者百不一二。門下諸君子以余書行遠之難，創為石印全書之議。有姜子仁茂才者，用西人石印法，設肆於杭，乃就而謀焉。子仁亦好事者，從臾以成其事，並出貲以助之。不數月而書成，自此流播四方輕而易，致海內人士得見吾書者亦眾矣。…（葉三至葉四）

鉛鑄字為清末西洋傳教士傳入中國，初期僅用於印製傳教小冊。同治初，丁韞良進呈所譯《萬國公法》，始以鉛排石印印製，之後逐步流傳民間，至於用於商業出版則為光緒初年申報館。



光緒卅三年江楚編譯局石印本《埃及近事考》清末民初成都大中印務局鉛字排印本《墨子箋》

這類鉛鑄字加石印技術所製作書籍，前人或單以「鉛字排印本」（「排印本」）或「石印本」著錄，然皆有所不足，例如說著錄「石印本」則無法與一般石印本區別，而僅言「鉛字排印本」則無法說明其有石印本特色。筆者認為著錄此類著作，既要言是鉛字排印、亦要言其為石印，故主張以「鉛排石印」稱之。

鉛字加石印對於出版業來說，可說是大大減低成本。光緒初，申報館始以鉛排石印刊行書籍，即《申報館叢書》。申報館創辦人美查（Ernest Major, 1841-1908）曾在《申報》撰文〈鉛字印書宜用機器論〉¹。本文雖是推銷自家鉛印機器，但也藉由回顧中國書籍發展史，在太平天國之亂後，亟需書籍之急，極力鼓吹應改用鉛字印書，文云：

自昔倉頡造字，設立書契以後，而方策遂興，故由上古以至成周，國家政事文誥皆書之於方策。至嬴秦以後，蒙恬造筆，蔡倫作紙，遂易方策而為卷帙，故凡世之典籍，盡皆書之卷帙，流傳於人世。漢興，尊崇經學，恐學經諸士，互相抄錄，易於舛謬，故以石刊刻十三經於太學，俾習經者奉為楷模，其他各書，仍傳抄卷帙。然書籍日多，好古讀書之士，每苦其繁多不便於覽誦矣。至後唐明宗時，長樂老人馮瀛王始創為刊刻木板之制，將石經本縮為小字，改刊木板刷印，以頒天下。自是之後，士人始購刊書，可免抄錄之勞，於是子史詩文又皆有刊本。讀書之士既便於習誦，讀書之家亦便於收藏。卷帙之名雖存，卷帙之實已改矣。木板書籍盛行之後，更有創刊木質各字集而成書刷印行世，美其名曰「聚珍版」，但須有字號萬，而世行各書無不可以集印，其愈出愈巧矣。然中國以木刊字，猶恐易於缺殘。今西人以鉛鑄字，似更難於朽壞。中國之刷印尚藉人工，西人之刷印則用機器，以機器代人工，則一人可敵十人之力，若改用牛其費更省。近日上海、香港等處，中西諸人以此法刷印書籍者，實屬不少，其功如倍，其費減半，而且成事較易，收效較速，豈非大有益世之舉哉！頃閱蘇杭等處來申購買鉛字者，接踵而至，但購買印書器者未聞有人，不知鉛字集成之板，若無機器，舊用人工，諸多不便，倘能以數百金購一機器，則髮逆焚燬諸書，可以次第集印，多則五年，少則三載，圖書若不齊全，我不信也。昔嘗聞

¹ 引見同治十二（1872）年十月廿四日《申報》第一版。

諸父老，康熙年間武英殿曾鑄銅字大小各置十萬枚，即《圖書集成》一書亦係用此項銅字擺印者，數萬卷多之書尚能舉行，何況卷數較少者乎？惜乎，典守者不知貴重，被人偷竊，以致字燬日少，不敷集印，後遂視為無用之物，盡行銷毀，豈非一大恨事？今之以鉛為字，較木刊更能堅而且久，較銅鑄更覺易而且廉，既不惜鉛字之費，萬勿昔機器之費，是本館所厚望於購買鉛字諸君也。試以本館之新聞紙而論，每日八板，板大且薄，若以人工刷印，力頗雖施，因購機器全架，每日刷印四千張，僅用大人不過兩時有餘，即能告竣。諸君之欲以鉛字集印書籍者，曷為惜此區區機器之費，以致曠日持久，不能成功哉？古人有言成大功者，不惜小費，諸君曷不三思之。本館原不必效豎子饒舌，但至聖□人君子成人之美，故不敢憚煩為諸君借箸而代筆也，諸君其採納焉。

石印術與鉛字兩相結合，似成為書籍製作主流。然是否鉛排石印或單純石印真的優於雕版印刷？民初，劉承幹《日記》曾對此有不同看法，民國二（1913）年十一月廿九日劉氏《日記》云：

午後，朱文海來攜到所刊朱印樣本，付伊洋二百元。前楊芷旻（筆者案，即楊鍾義）所著《雪橋詩話》十二卷，余允任剞劂之資。初擬由西泠印社排印，以價貴而出滯。復擬託商務印書館石印，及開價目，與授梓相較相去不遠，乃刻本究可久長，還是雕刊合算。茲與文海訂定，決計開雕，約需工資七百餘元，加以紙張印訂，亦不過共費千餘金耳。言明每字仍每千洋二元二角。²

從以上看來，鉛字或石印於小量印刷的價格或許與雕版相差無幾。但書肆大量印刷的話，或許成本降低，獲利最大。這也為何清末民初各書肆多捨棄雕版而用石印。若我們不考慮成本與是否大量印刷，取用石印的優點乃在於其速效之故。民初，葉德輝曾以書林掌故，撰為《書林清話》一書付梓。後又蒐羅不少，欲有續編，惜後亡於共黨之亂，其子姪輩懼其遺稿再亡失，遂將遺稿運滬，以鉛字石印成帙。〈書林餘話跋〉言：

惟是此書殺青以來，間有歷代刻書掌故、瑣記為前書所無者，閱時年餘，又成此《餘話》上下兩卷。正待編為巨冊，不欲亟付梓民，

² 引見劉承幹著、陳誼整理《嘉業堂藏書日記抄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6年9月），上冊，頁135。

而客歲以不幸罹難，至是竟成絕筆矣。人亡國瘁，痛哉言乎！啟峯兄弟丁茲喪亂，重懼遺稿散失，遂乃攜入行笥，悉數來滬，以待他日授以剞劂。會劉師澹園有印書館之設，亟用活字排印五百部，同時並印《郎園讀書志》，數亦如之。是役也，歷百餘日而臧事。

因此，清末民初鉛字或石印大興，於私人取以速效，但如欲行之長遠仍以雕版為第一選擇；於書肆則取其大量印刷以降低成本。以下分別從私人與書肆兩方面，取以數例說明之。

一、私人刻書以石印為之，取其可速成。然大多數人仍冀求日後得以刻本或活字本重梓，以流傳萬世

（一）《八千卷樓書目》

錢塘丁丙（1832-1899）八千卷樓為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，對所藏圖書也編有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與《八千卷樓藏書目錄》。《書志》於光緒廿五年梓行，《書目》或許篇幅龐大、未能同時付梓，必須到民國十二年由後裔丁立中（1866-1920）以木活字排印出版。此皆人所共知。然人或有不知者，《書目》早在光緒廿五年左右即已編竣，或有人抄錄，或於稍晚，為應付登樓者索求，曾石印分送登樓學者。此書日後來曾贈與修《清史稿藝文志》的纂修者參考。今存此初定稿本《八千卷樓藏書目錄》不多，多在日本、臺灣等地，反而大陸竟無一存藏。³南京圖書館所藏稿本，實是草稿，尚在隨時增補，非定稿本。

（二）《萬國公法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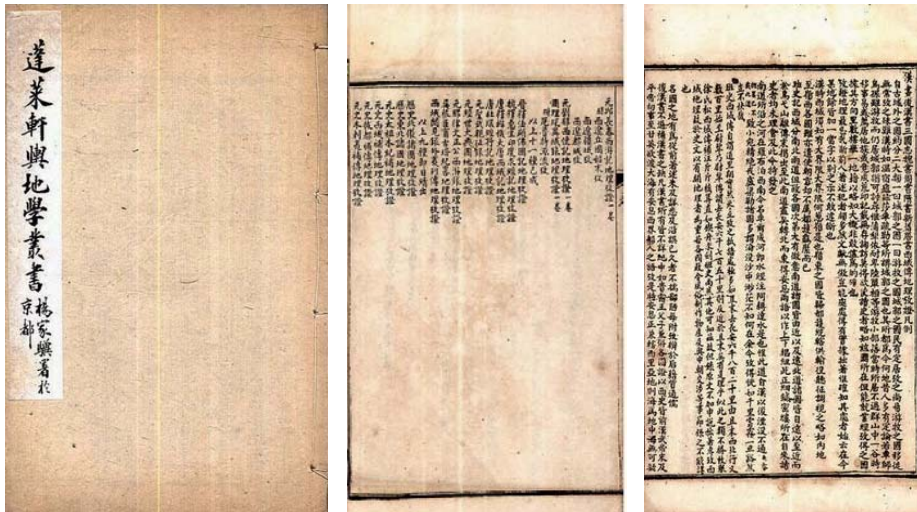
《萬國公法》為清末西儒丁韞良（1827-1916）所譯，是清末中國接受西洋公法的重要著述，並影響晚清外交交涉與東洋各國頗甚，尤其是日本。是書有同治三年崇實館印本。然丁韞良於譯完此書，曾為求清廷資金補助出版，曾有小量以鉛字排石印刷印，也未為人所知。等到清廷願意資助後，方以雕版印刷，發送各單位，以為辦理交涉準則。不久傳至日本，並大量刊行，成為日本明治維新重要寶典。甲午一戰，中國戰敗，有識之士以日為師，倡行變法，此書又從日本傳回國內，有各種不同書坊刊本而又為國人所知。⁴

³ 詳見拙撰〈國立臺灣圖書館藏八千卷樓書目初稿複印本考述〉，《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》第28期，頁107-132，2014年12月。

⁴ 詳見拙撰〈萬國公法版本考述--兼談清末漢籍東傳與回流〉，《版本目錄學研究》（北

（三）《蓬萊軒輿地學叢書》

丁謙（1843-1919）⁵撰《蓬萊軒輿地學叢書》，是一部清末歷史地理學著作。是書初名《蓬萊軒輿地叢書》，民國四（1915）年浙江圖書館雕版印行，並改名為《浙江圖書館叢書》。《蓬萊軒輿地叢書》於清末已大部分成書⁶，或因丁謙年事已高，曾有以石印先行刊行，是為初刊本。初刊本或可見其原來撰寫計畫與未成篇章情形。



《蓬萊軒輿地學叢書》書影

《蓬萊軒輿地學叢書》，前有山陰蔡民反序與象山陳漢章（1864-1938）序。蔡民反序：

近二百年，諸儒治史學者頗多注意於地理之沿革，自徐星伯、龔定盦、何願船諸君，著書言西北輿地，其後世俗所謂名士者，殆無不口西北輿地乎！遼金元三史及歐化東來而發事，寂無聞矣。夫名士

京市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）第六輯，頁 261-292，2015 年 7 月。

⁵ 丁謙，字益甫，原籍浙江嵊縣（今屬紹興），寄籍仁和（今屬杭州）。自幼孤苦，由母親蔣氏養育成長。丁謙早慧，少有文名，同治四（1865）年舉人，清光緒七（1881）年任湯溪縣教諭，旋改任象山縣教諭。中法戰爭期間，因倡辦團練加強海防有功，受賞五品銜。在象山二十餘年，有政績。後升任處州府教諭，以年老未赴任，居家從事學術研究。一生博學多才，工於駢文與散文，精於醫學，酷愛金石，尤精於遼金元邊疆及鄰國歷史地理考證，是清末民國年間一位以考證著稱的地理學家，對歷代邊疆及鄰國地理有較深研究。除《蓬萊軒輿地學叢書》外，有《元馬可博羅遊記補注》、《宋謝靈運山居賦補注》等著作傳世。其象或見於葉衍蘭所編《清代學者象傳》之第二集（無傳略）。

⁶ 是書所收丁氏《元秘史》署光緒廿七年七月，訂此書為清末初印本。

者，驚於名耳，非實有見於發事之關係而篤好之也。彼歐洲學者於古國一建築、一器物、一語言，無不勤□而詳考之，以為文化進退之憑證。況其疆域之犖犖者，以歐化而奪之，是亦皮相歐化者矣。且譯籍遞出，則益有所憑藉，以證前此所考之確否，而不意名士之棄之改道也。吾鄉丁君益甫治此學數十年，成書二十餘種，鏤之不已。近以譯籍之介助，而益臻完善，將次第印行之。是真是愧世之號為名士者！嗟乎！黃禍之語，尚深印敵人之腦中，而英俄角逐，乃競張勢力於我西北，讀君所著，益不勝日闕日蹙之感矣！

民國四（1915）年雕版梓行，多見已撰成者，然亦有見於初版題目而此版無者。初印本〈總目〉有「已成」十一種：《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後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三國志注引魚泰魏略西戎傳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魏書西域傳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隋書西域傳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新唐書西域傳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元秘史地理考證》十六卷、《元張參議耀卿紀行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元邱長春西遊記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元劉郁西使記地理考證》一卷、《圖理琛異域錄地理考證》一卷。「即日續初」九種：《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》、《魏釋慧生印度求經記地理攷證》、《唐釋辯機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》、《唐杜環經行記地理攷證》、《元聖武親征錄地理攷證》、《元經世大典國地理攷證》、《元耶率文正公西遊錄地理攷證》、《吳根臣甯古塔記略地理攷證》、《西域聞見錄外夷列傳地理攷證》。「未成」七種：《歷史北檄諸國地理攷證》、《歷史東北諸國地理攷證》、《元史太祖本紀補地理攷證》、《元史西域傳補地理攷證》、《元史拔都傳地理攷證》、《元史木拉夷補傳地理攷證》、《元史報達緬傳地理攷證》。「即日續出」九種大部分亦有之，惟《吳根臣甯古塔記略地理攷證》、《西域聞見錄外夷列傳地理攷證》兩種未見，又《浙館叢書》第二集《穆天子傳地理考證》未見本書初印各目。「未成」之目七種亦未見《浙館叢書》。是書可能是丁謙初成之稿，先以石印流傳，後續撰部份稿件，再由「浙江圖書館」刊行之故。此本為初次刊行本，彌足珍貴。

《蓬萊軒輿地學叢書》後刻入並改稱為《浙江圖書館叢書》。後臺北正中書局影印《浙館叢書》，改稱《蓬萊軒地理學叢書》。

二、書肆刻書以鉛排石印多半取決於降低成本之故。另外，尚有一種情況是在石印書流行於城市，於偏遠地區或石印不發達地區仍以雕版為之

（一）《臺灣外記》

《臺灣外記》為清初江日昇所撰，內容為記鄭氏三世經營臺灣事蹟。初以抄本流傳，後始有求無不獲齋十卷刊本。光緒初，申報館取之重編為卅卷本，收入《申報館叢書》。光緒癸巳始有署名「求無不獲齋」木活字排印本，以及刻本行世⁷。此正可說明在石印不發達地區，仍以木活字或雕版刊印。

（二）嚴復翻譯著作二種：《原富》與《天演論》

嚴復翻譯著作於清末頗見流行，多以石印為之，亦見有翻刻，如《原富》一書⁸。除此之外，其《天演論》亦見有翻印與翻刻。

《天演論》一書早年連載於報章雜誌，其後始集結出版。光緒末，上海商務印書館有鉛排石印本，連版數十，最為風行。另各地皆有翻印，其中有上海富文書局石印本⁹。筆者曾見有某肆翻刻本。翻刻本一如富文書局石印本，其牌記亦言「光緒辛丑仲春富文書局石印」。其雖言石印，然用墨不均勻且見斷版，可知為據石印本所為之翻刻本。此刻本又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藏一部，其注云：

（是書）分上下卷，內封葉正面為呂增祥署檢，題「侯官嚴幾道先生述，赫胥黎天演論」，背面牌記云：「光緒辛丑仲春富文書局石印」，卷末亦題有「後學廬江吳保初，門人南昌熊師復覆校上石」。然**此本乃木刻本，非石印本，當為翻刻富文書局本**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，所題與此同，然板框較此本為小，高為 17.8 公分，或是富文書局原本，待考。¹⁰

民大藏本，筆者未之見，據「學苑汲古」數據庫，該館三部「富文書局」本皆著錄石印本，未知何部。然應非卑詩大學圖書館所推測為「富文書局原本」，反而應該又是另一翻刻（印）本。按，光緒廿七年富文書局本印行後，蔚為風潮，引起注意。富文局本確為石印本，然又

⁷ 詳見拙撰〈臺灣外記癸巳本刊印時間新考〉，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第 19 輯上卷，頁 237-266，2016 年 12 月。

⁸ 詳見拙撰〈從東海館藏原富談是書初印、後印與翻刻--兼談是書著錄上相關問題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第 34 期，頁 58-64，2018 年 10 月。

⁹ 富文書局為光緒廿五（1899）年成立於上海泥城橋外新馬路的石印書局。引見楊麗瑩著《清末民初的石印術與石印本研究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 年 7 月），頁 176。

¹⁰ 引見「學苑汲古」數據庫

有翻印之本數種。筆者所知有前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藏本外，又有光緒廿七年蒙學書局¹¹與光緒廿九年杭州史學齋等三種。



富文書局原版

蒙學書局翻刻本

史學齋翻刻本

從以上各例知，晚清民國間石印或鉛排石印書籍大行於世。雕版印刷憑藉著傳統且簡便以及可傳之久遠等優勢仍在夾縫中生存，不致於完全遭到淘汰。就私人刻書言，雕版印刷給人穩重，可流傳久遠印象。若財力可及，仍是第一選擇。就書肆而言，石印術或鉛鑄字較不發達地區，書肆主為能分得一杯羹，仍採用雕版方式生產（翻刻）書籍，不會因為成本而遭到淘汰。雖說如此，在雕版人才，即刻工，逐漸凋零，又無法填補所遺空缺，加上對書籍製作方式的進化，石印或鉛鑄字，甚至更進步的方式逐漸為人們所接受，雕版印刷遂淡出歷史舞台。

¹¹按，蒙學書局疑在廣州。